

雕塑时代 装置 Hossein Golba

19个点的展览——2006新加坡双年展

An Exhibition Concerning Nineteen Points

◎新卫红 Jin Weih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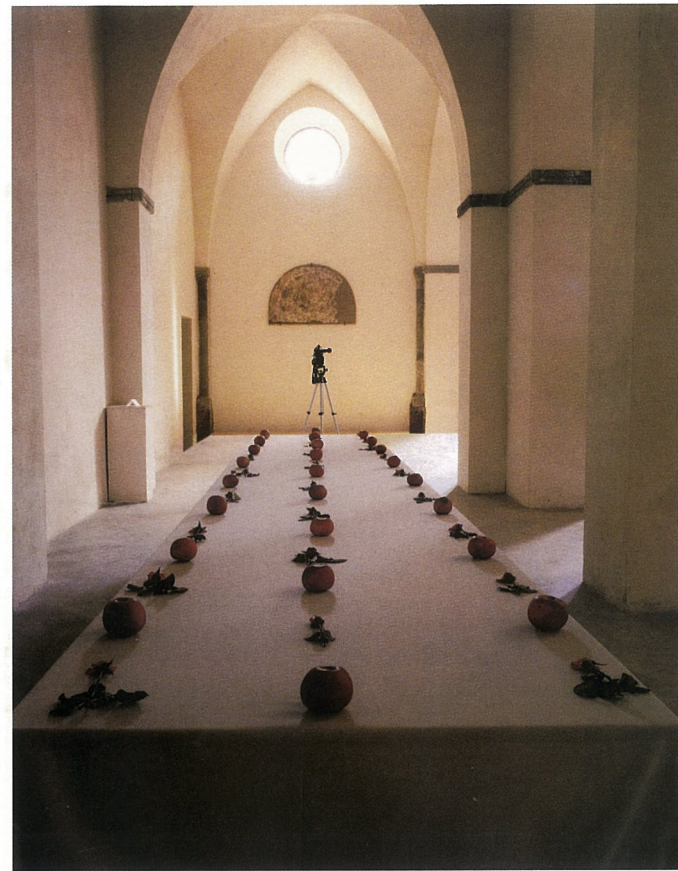
新加坡虽是一个很小的岛国，但是随着它在经济方面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也逐渐表现出它在文化上的野心，2006新加坡视觉艺术双年展虽是第一届，但从场面上已显示出不俗的姿态。尤其有效的是，它将展览服务这一块交给了经验丰富的罗德公共关系顾问公司负责，使得在宣传方面格外有条不紊。每个记者、观众的资料袋中可谓应有尽有，双年展准备好了一切，图录、地图、索引、作品信息，甚至还有几捆印有2006新加坡双年展图案的胶带纸，那是让大家各自带回去用的。

本次双年展的主题是“信仰”，这与新加坡本土的情况自然是有所关联，新加坡有过复杂的历史记忆，新加坡原住民为马来人，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新加坡经历过殖民地时期、日治时期、独立战争、加入马来西亚，最后才建立了国家。这是个建国时间不长的国家，移民种类复杂，缺乏共同的文化记忆，新加坡的主要居民以华人为主，占新加坡人口的70%以上，因此，在新加坡，华人意识在其文化中占有很重的比例。“信仰”这个主题还是有其实际意义。但经过仔细琢磨，还是会发现这个主题又是一个能盛能装的

箩筐，这个信仰如策划人南条史生所言，它不是一个狭隘的信仰，而是一个开放的边界。但是，这种能盛能装的并非只是新加坡双年展的问题，试问，又有哪个双年展、三年展的主题不是一个能盛能装的箩筐，双年展，说到底是一个游戏，而设定主题，只是游戏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已，它并非是统领大局的。本届策展人是日本人南条史生，由他领导策划小组进行工作，艺术家是这样产生的，一部分由他亲点艺术家参加，另一部分再由各地的一些网络策划人推荐，最后由南条敲定。

展览通过19个展示景点呈现，分布于好几条街区，这就是南条号称的，艺术在日常的生活中。在看展览的时候，我不得不考虑到，这也和提升新加坡旅游而量身定做的这一方针有关，因为这个展览看起来有散淡的意味，被分布在全城的19个景点中，要将它们看完整，并非易事。这次比较有意思的是好几处景点是在印度教庙、佛教庙、基督教堂内发生的展览，使人最直接地与主题“信仰”产生关联。

本届新加坡双年展共邀请世界38个国家95位艺术家，共有198



起义 综合材料 Younes Rahmoun

件作品展出，其中，有111件作品是专为本次展览而作，因而使新作比例达到78%。本次展览参展艺术家，年纪最小的是23岁，年纪最大的艺术家是77岁，是亚洲地区展，南条本人也说要注重新加坡周边国家的艺术，所以亚洲地区的艺术家达59人，如果将澳大利亚也算上，共有61人之多，占了艺术家总人数的一大半，而中国艺术家仅有五个人及单位入围，似乎让人感到十分不满足。还有一点也引人关注，就是女艺术家在今天的各项展事当中，越来越占有重要比例，在本次新加坡双年展当中，女艺术家人数达到31人，占31%，这就该算得上是高比例了。

在看新加坡双年展的作品，就知道一个老问题依然存在，这就是，在这样多国的展览当中，文化身份仍是个问题，双年展之间已无法从作品的直观上获得印象，完全走国际化路线的艺术家，其作品似乎说它什么都行，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别是强调亚洲地区或非洲地区文化特性的，又会沦入区域性艺术当中，对于日益兴盛的各种“双年展”、“三年展”而言，如果摆平这个事，确实面临着两难。

19个场地，使人产生最完整印象要数国家博物馆和市政大厅两个展地。下面就来看看一些主要的展场。

一、国家博物馆

这里是本次双年展的主要展厅，这个展厅也在开幕式的当天晚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晚会，有艺术家和政府官员以及艺术界的重要人物都有参加。这里良好的展示条件映衬出作品的光彩，Aida Makoto、Jonathan Allen、Bigert and Bergstrom、中国艺术家徐冰等人

的作品。日本艺术家森万里子的作品非常引人入胜，在一个很大的空间，只放置一件作品，泛出幽幽的光线。这件作品与隔壁的德国艺术家Carsten Nicolai的装置作品给人以浓重的科技为先的感觉，因为这两件作品都是高科技的产物。当代艺术发展至今，科技的更新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艺术家如能占得先手，那么，他的艺术，在这个并不忌讳与科技结合的今天，能够领上一段时间的潮流。

如果还想看看传统的艺术，或还能称其为传统的艺术的话，那么就数在地下一层的绘画和摄影作品了，这届的绘画作品非常少，因而，使得这种有形象的作品和规定在方框画布中的作品显得格外醒目，这里的绘画和摄影是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一部分，而整个新加坡双年展，尤其在唐宁(Tangling)展区，录像、装置、表演互相干涉，以至于难以对某个作品留下深刻印象，至少，不容易对作者留下印象。这里放着几件绘画作品，是泰国和菲律宾的艺术家作品，《心是孤独的画家》系列油画作品，是泰国艺术家Puipia的作品，有着残缺的形象，有一张是左手托着心脏，右手握着生殖器，有着强烈的表现主义色彩。不过这种绘画与展览的基调不甚和谐，与主题也不知在哪里结合，因而显得很突兀。虽然这些绘画作品我不上，但也不能算得上是坏的绘画，这两位画家相较，还是菲律宾的画家更注重绘画语言的抒发，更具有绘画艺术性。有两件摄影作品值得关注，一件是《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是日本艺术家Hiroshi Sugimoto的作品，翻演经典故事虽是常事，但是翻演《最后的晚餐》真的要另当别论，如将历年的全部统计上的话，基督最后的晚餐翻演率一定是排在前列的，可见，这个宗教故事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地位。艺术家Jonathan Allen的新作仍在扮演圣经里的福音术士，他的汤米·安格尔不断变幻着自我的形象，这次，陈列在国家博物馆的这一幅，《Tommy Angel #4》，人头被置于一个银盘之上，这个自我斩首并且拎着人头的形象在微弱的光线下愈显神秘。

英国艺术家Mark Wallinger在作品《安格尔》中扮成一个盲人，在London地铁站的电梯口，他看起来在走，是因为他身后的台阶式电梯载人而上或下，与他形成一个动的关系，而他本人，戴着墨镜，嘴里不断的背诵着《新约》当中的《圣约翰福音》开始的章节。

在国家博物馆的二楼，徐冰新作，一张巨大的红地毯，到了开幕式的晚上才被展示出来。地毯上面编织满了他的方块英文字，是一件很有审美情趣的作品，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徐冰的作品总能引来很多注目，南条史生还亲自领着一批重要人物参观了徐冰地毯。观众也可以停留在他的作品前仔细辨认字里行间的内容，试图解读它，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件颇为有趣的事情。

二、市政大厅

随着新的市政大厅的落成，老市政大厅，这个原本为新加坡人的重要政治生活场地连同它的数十间法庭刚刚被废弃，而这里正合适成为新艺术的空间。法庭等空间被艺术家巧妙利用。南非艺术家Jane Alexander利用法庭做了《信念和审判》，用她一贯的方法，以怪形物作为审判与被审判的主体，利用法庭本来的秩序，安排场面。

而新加坡本地艺术家Ho Tzu Nyen，则就用市政大厅拍摄了一个Video作品，这件作品名为《波希米亚狂想计划》，以史诗的手法重组发生在法庭的事件场景，虚拟无数曾经案件审查的现场重现，



以非真实的重现隐射新加坡在文化上无所归依的一个本质。

市政大厅一共放置了约30个艺术家的作品，策划人将一些有着对权力问题思考的作品安排在这里，韩国青年艺术家全滢皓，用30分钟的录像，以动画的手法篡改美元上的图案，是一种非常睿智的方式来消解权力的游戏，给人印象十分深刻，或许选择在市政大厅展出这件作品大概是最为合适的场所了。

再一次看到英国艺术家 Jonathan Allen 的作品，他无疑是本次双年展受邀的重要艺术家，他的作品分别在三个场地展出，尤其在市政大厅，他的著名的系列黑白摄影作品《汤米·安格尔》占据了一个很大的空间。汤米·安格尔，正如艺术策划人 Sharmini Pereira 评论中所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幻想，Jonathan Allen 不断变幻自我的形象，演绎《福音》中假想出来的术士形象。

市政大厅的对面 Padang，九月一日向媒体开放时，这里是重要的一个开放空间和展示场地，晚上天黑之时，这里展开的是另一个展览场景，Jenny Holzer 和 Usman Haque 的作品均利用夜色为其作品的一部分，Jenny Holzer 的作品是射向市政大厅的大照灯，布满文字在建筑物的主体上，使建筑罩上一层光的炫色。Usman Haque 的作品则是开幕晚会的部分，他的作品均用气球构成，在天黑之后，在晚会的高潮之时，冉冉升空。

三、乌节路

地处新加坡中心的乌节路，有着著名的商业中心，这里高楼林立，人声喧哗，似乎从宁静之时，这里也是本届双年展的一个重要户外展点，艺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这里显然是最有效的了，这里分布有关18件作品，中国艺术家靳山、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Ana Maria Tavares。

来自上海的中国艺术家靳山作品《游戏之间》是一个中国式的亭子，是乌节路展区的主要作品，它色彩极艳丽，与乌节路的繁华的现代建筑构建一幅别致和谐的画面，同样的问题是，由于太像这个城市的一部分，稍不小心，可能会与它擦肩而过。靳山是上海



的艺术新秀，这几年他一直致力于做互动装置，《游戏之间》也是一件与观者互动装置作品，据说，南条一眼就看上了他的方案，并且，新加坡双年展为了建造这个亭子的费用超出预算近一倍之多。亭子里悬挂着各式物品：摄像机、照相机、手机、帽子等等，而位于亭子底座位置的是一张蹦跳床，观众可以任意在上面蹦跳，跳得越高，拿到的东西就越贵重。只要有东西被取走，双年展便会添加上来。在展览会其间，世界银行会议在新加坡召开，而其中一项活动就安排在靳山的作品旁边，经济界的重要人物纷纷登上亭子去玩这个游戏，澳大利亚财务部长还获得了上面的东西，靳山说，他看到这个场景，感到很高兴。关于其作品与“信仰”主题的关联，靳山说，中国传统的亭子象征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系统，它正在日益开放的环境中接受挑战。

草间弥生的标识性作品，圆点大球与靳山作品相邻，并且，她还将它们放在沿着乌节路的树杈上，红色的花球融入进新加坡人的生活当中。草间弥生的“消灭”和“繁殖”的概念，将在新加坡双年展共生。草间弥生是本届年纪最长的参展艺术家，作为成功的艺术家，她的作品由于人们过于熟悉，难以给人带来新鲜的刺激。

四、雕塑公园

中国艺术家刘建华的作品被陈列在一间不大的空间——雕塑公园，这儿仅有一件作品，刘建华的作品《梦想》。刘建华几年前的作品更多地倾向于审美，而这几年来越来越接近于观念创作。《梦想》主旨是对人类异化劳动的一种发问，展厅中由碎片组成一架残破的飞机形状，汽车轮胎、儿童玩具、女人用品等各类生活用品的碎片，作为陶艺家出身的刘建华，仍在使用他的语言符号，他的作品表达人类用梦想创造自己的世界，然而在实现梦想的时候却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作品的顶端，同时还有一个录像，放映的内容是航天飞机失事的一些片段，更强化了他对这一主题的表达。

五、Sri Krishnan 庙和观音堂

Sri Krishnan 是印度教庙，观音堂是佛教庙，这两座庙紧紧地靠在一起，这确实是新加坡的一个景观，不同宗族可以建立自己的宗教庙宇，并可以与之相邻。根据导览手册，印度庙里展出两个艺术家的作品。我和上海独立策划人 Biljana 一起去看，我们脱了鞋子，（进印度庙一定要赤脚）绕庙三圈也没找到作品在哪，再三探问，因为庙里的人也不是普遍知道什么双年展，只有一个像负责安全的人指点我们上四楼，在一个很空旷的房间里，我们才看到生于1929年的日本老艺术家草间弥生的一件混合装置作品《通向天堂的梯子》，透过这间房的窗户，又偶然发现了另一个印度艺术家 Harsha 的作品——屋顶上的画《睡》，真是不容易，这种捉迷藏式的展览方式，在新加坡双年展，除了几个固定的展览厅外，几乎都要这样费力才能得到。新加坡图书馆也有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但是连问询处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这个作品，楼上楼下，连保安人员都帮着找，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件作品，而另一件怎么也无法看见。

在观音堂遇到了台湾艺术家蔡佳葳，她正在与几个工人挪动一个很大的荷叶盆。蔡佳葳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将佛教经文写在各种不同的载体上，有荷叶，也有豆腐。写经，尤其是重复不断地写，如同听到念经一样，在一个物体的反复书写，往往能跃出视觉的范围，而被赋予听的内容。显然，在一个寺庙里展出这样的作品是非常和谐的，它突破了传统的佛教礼仪的基本范畴，蔡佳葳用新的想像来充填人们对待宗教的方式。

六、唐宁兵营 (Tanglin Camp)

唐宁兵营曾是一个真正的兵营，现在废置在那里，成为了本届双年展一个最大的展场。这里展出约40个艺术家的作品。走进唐宁，便感觉这里又安静，又热闹。安静是指，地方太大，观众的人气不足，显得冷清；热闹是指，只要走进室内，便听见不绝于耳的各种 video 喧嚣之声，这里几乎每一间房都有 Video。虽有一些漫画和装置陈列在此，但你绝不想多花时间在此逗留，你一定想循声而去，找到那个最能抢占视觉和听觉的所在。这种艺术多少让我觉得有点霸道主义，对整个展场的干扰太大！唐宁兵营的主要作品大部分来自年轻的艺术家，我印象颇深的是它的噪声，在如此喧嚣的环境里，我怀疑人们真正能投入到艺术作品中的精力，作品之间的相互干扰太大，无法用心去仔细看作品，还有在双年展也越来越快餐化的时候，一个 Video 的时间如果超过10分钟，它几乎没有能被看完的可能，我曾看一个时长30分钟的 Video，以极大的耐心看前10分钟，最后还是放弃，一是考虑时间的不允许，二是这样的 Video 作品如果要去和我看的精彩故事片相比，还是显得太粗糙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跑到专业影像圈子里去抢地盘。确实，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专业性要比艺术家强得多。

中国年轻艺术家唐茂宏的作品手绘动画 Flash 在这里陈列，事先见到他就曾听他抱怨组委会安排他作品的位置不好，到了唐宁兵营便知道，这里所有的位置大概都差不多，事实上，他的位置并不差。

日本艺术家 Hiroyuki Matsukage 和 Sumihisa Arima 的一件多媒体互动作品印象不错，这是具有有一点观众自娱自乐性质的作品，作者在作品前放置了一个话筒，你如果对着话筒喊叫，展厅的灯光会为之打开，并有人声喧哗尖叫，你喊的声音越高，它反应的分贝就越大。在唐宁那个本来就有些不安静的地方，并不影响谁，我忍不住上前也猛叫了一通！

除了上述的几个地方，其他还有一些展点，如 HDB、Vivocity、Maghain Aboth Synagogue、SMU 等等，只得放弃，当然有时候走路也会碰上一两件展品，这种不期而遇最令人高兴。

新加坡双年展的容量很大，是个无法看完的展览，如果时间充足，应该花上两个整天为好，我竭尽全力去看，才看了主要的14个展点。无疑，新加坡双年展提供了当代艺术发展的多彩的一面，并且也表明了艺术不断翻新的当代，新加坡所具备的接受与推广的能力。

本届双年展依然揭示一个问题，这个双年展与其他双年展还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跟随主流文化圈的兴趣点及价值观仍是它的一眼可见的用意，亚洲国家到底以什么身份进入文化角逐，这还是一个问題，要进入当代艺术圈，到底是要放弃身份还坚持身份，新加坡双年展显然是趋向于一种放弃的状态。但一旦强调亚洲的文化传统，确实又有陷入地区化艺术的危险。亚洲接踵而至的三个双年展，新加坡双年展（“信仰”2006年9月4号），上海双年展（“超设计”2006年9月5号），光州双年展（“热风变奏曲”2006年9月8号）这几个命题都是以大而统之的概念，我曾与友人说过，操作双年展，首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到一个能盛能装的箩筐，看似有理念，但实际上，任何艺术、任何艺术家都可放进去。

亚洲国家的长期处于文化边缘的事实，导致亚洲人迫切地想改变这一现实。新加坡双年展、上海双年展、光州双年展，虽主题各异，但都体现出了这一思想。南条史生为新加坡量身定造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这一远大计划的幻想，但是，就目前的西方文化中心圈的态势，亚洲国家试图改变这一状况的路还很长，等待下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同时也要看亚洲国家对自身文化认识的能力和改造的能力，并且文化策略能否在这些行动中生效。亚洲在当代文化中的跟随态度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从各大双年展所请的策展人员的构成上即可看出，一个策展人具有西方文化背景变得十分重要，日本的南条史生、中国的巫鸿均是如此。

透过新加坡双年展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什么时候亚洲国家的文化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重新思考才能形成真正的竞争力，也才能对构建新的格局产生冲击的可能。

- 1、藏书 装置 Wilfredo Prieto(古巴)
- 2、梦想 装置 刘建华(中国)
- 3、你们是我的花园 数码动画 唐茂宏(中国)

